

An illustration depicting a sword fight in a snowy, mountainous landscape. A man in a red robe is in the center, holding a sword and looking towards the viewer. To his left, a man in a dark purple robe is crouching, also holding a sword. Above them, a man in an orange tunic is leaping through the air, holding a sword.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stylized pine trees and snow-covered ground. The entire scene is framed by a green border with a repeating pattern.

三俠劍

10

张杰鑫 著

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illustration depicting a sword fight. In the foreground, a figure in dark robes is engaged in combat with another figure. In the background, another figure is seen in a dynamic pose, possibly leaping or attacking. The scene is set against a backdrop of stylized trees and foliage. The overall style is characteristic of traditional Chinese book cover art.

三俠劍

张杰鑫 著

10

(吉)新登字 07 号

SANXIAJIAN

三 侠 剑

张杰鑫 著

责任编辑:于永玉 张忠礼

封面设计:金 木

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216 印张 24 插页 5304 千字
(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) 1996年10月第1版 1996年10月第1次印刷
长春市东新印刷厂印刷 印数:1—8 000 套 定价:258.00 元(全套 12 册)
首都发行所发行 ISBN 7—80626—075—7/I·6

极了，伙计们看着点儿，我带他去见太爷去。”说着因带了王先生要往衙里走，忽然人群里，有人咳嗽了一声，这声音有些特别，气儿太足了，就赛爆竹似的，众人不禁留神观看，只见在人群里站着一人，比普通人高出一头，像貌精奇，英姿雄伟，通身武士装，在肋下悬挂一口刀，两只眸子神光炯炯，逼视在官人的脸上，官人竟不禁打了一个寒战，上下看那人，也顾不得带王先生进衙了，父老们却准知见了知县没好儿，便趁这时候，拉了王先生，急急挤出人群竟自去了。那人见王先生已去，因笑了笑，也挤出人群，扬长去了。官人望着他的背影，直送出多远，方才回头，却见王先生也没影儿了，各处找已然不见，也只得罢了。

姑娘见王先生已去，心中好像得了一些安慰，然而娇弱之躯，怎禁得这样的酷刑之苦，一时竟昏死过去，差役不敢怠慢，忙用凉水喷他，一面进内，报告太爷，知县也怕他一旦丧命，忙命把他刑具撤下，押在监中。差役领命下来，把木枷去了，带回监牢，孟婆子一看他的脸儿，好像纸儿似的，到了监中，便躺在铺上，吁吁气喘，竟有些奄奄一息了。孟婆子看着可怜，忙命人倒了一碗开水来，由腰中取出一粒定心止疼的药，给他灌下去，又把刑具完全都下了，拿自己一床被子，给他盖上，这药可真好，自一喝下去，就不这么喘了，渐渐的竟沉入睡乡，孟婆子遂锁了监门自去了。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姑娘醒来，睁眼一看，天已黑了，此时身上虽不甚疼了，可是酸软得连一点气力也没有，想起自己遭这种冤屈，都是想不到的事，看来我的命运太苦了，想着，便不禁呜呜咽咽的哭了起来，却忽见外面灯光一闪，随听得锁响，忙止住了悲声，就见门儿一开，孟婆子提着灯笼，捧着个食盒，由外面进来，到了姑娘面前，用灯笼一照，见仙芝已醒，因笑道：“我就知该醒了。”说着，把灯笼挂在墙上，食盒放在一旁，便坐在铺上，伸手摸了摸姑娘的额角，遂笑道：“这还好一点，我恐怕你由此至病。”一面说，由腰里拿出手绢来，给他擦眼泪，姑娘忙

向他点头道：“谢谢你老。”孟婆子道：“唉，谢什么呀，我问问你，现在不饿呀，我给你做了饭来了，你胡乱吃一点吧。”姑娘摇头道：“倒是不饿，只是渴得很，你老受点累给我倒杯水喝吧。”孟婆子道：“哟，忘了给你沏壶茶了，先喝杯酒吧，这也是解渴的。”说着打开食盒提了酒壶，斟了一杯，往姑娘面前一送，姑娘挣扎着要起，可是哪里起的来，孟氏忙把酒杯放下，扶他坐起来，又端起杯来，递到他面前，姑娘接过喝了，孟氏又给他斟上，果觉喉咙好些，心里非常喜欢，因笑道：“孟奶奶，你待我这样好，我怎样报答你老的大恩呢。”孟氏道：“提不到，我因为看你可怜，这又有什么，你再喝两杯，把饭也吃了吧，你身上没有力气，是因为肚子里没有食哩。”姑娘点点头，便又喝了两杯酒，孟氏由食盒里端出一碗稀粥来，姑娘也慢慢吃尽，孟氏笑道：“还吃吗，要是能吃我再给你盛点去，大概一会还要过堂，吃饱了，也好搪刑。”姑娘一听一会儿还过堂，不禁打了个冷战，忽的流下泪来道：“也不知我那世作下孽，今生竟遭这样的惨报，孟奶奶你疼我不疼。”孟氏道：“唉，孩子，我真是起心眼里疼你，可就是没有法子救你。”姑娘流泪道：“你若是真疼我的话，就请设法把我制死，我一死就算脱了苦海。”孟氏道：“好么，我们可不能这么办，一来我们担不起，二者我又怎忍得把你置之死地呢，依我说，你就从权些吧，县太爷倒是真心爱你，他这样的折磨你，是因为你不肯答应他，只要你一点头，马上你就成为官太太，大概他还要在你的面前陪罪哩。”姑娘皱眉摇头道：“我死也不能从他。”孟婆子道：“你可千万别这么固执，为什么放着福不享，找罪受，你想想他饶得了你吗，你的意思，抵死不认，他可得教你死啊，就这活折腾，你怎么受，这一会儿又过堂了，还不定用什么刑法拷问，我听说明天还要教你游街，如果顶后天你兄弟还不到案，这大后天，就要把你跟谋害亲夫的吴祁氏一块儿出大差，可是你听明白了，他并不教你死，不过是陪绑，理由是引你兄弟到案，其实并不是那个意

思，只要你一答应他的婚事，就算满用不着了，依我说，你就答应了吧，倘若一游街，又出大差是多难看哪，羞也就把人羞死了，何苦受这个艰难呢。”姑娘听了这话，心中一阵焦急眼前发黑，不觉身体一挺，孟婆子慌忙把他抱住，连道：“姑娘，姑娘，你你，别着急。”姑娘半天才哼一声，孟氏忙道：“孩子你哭出来呀，别在心里憋着。”姑娘真个哇的一声，便哭了起来。孟氏才喘了一口气道：“你痛痛快快的哭吧。”姑娘哭着说道：“妈妈，快叫我死了吧。”孟氏道：“唉，我哪敢这么办哪，县太爷因了这件事，单把我叫到内宅，当面嘱咐，就是怕你寻了短见，如果有了舛错，就拿我是问，你想我受的了么，你也要替我想啊，好宝贝儿，好孩子，你就答应了他吧。”姑娘听了，只是哭，并不答言。孟氏以为他有了活动的意思，因催问道：“啊，怎么样，你答应了吧。”姑娘忽然止住悲声，蛾眉一立，杏眼圆睁，厉声道：“他这样逼我，简直把我视同玩物，我恨不能生咬其肉，又焉能失身从贼，随他的便吧，他爱怎样处治我，就怎样处治，我一切全豁出去了，无论到什么时候，我也不能从他，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办法。”孟氏道：“你可千万别跟他呕气，他的损主意多了，为什么拿鸡子儿往石头上碰呢。”姑娘一摇头道：“你不要管，我意已决。”孟氏道：“你太固执了，我可得给你带上点刑具，不是别的，我怕你行了拙志，那就要了我的命了。”姑娘点点头道：“妈妈随便好了。”孟氏遂把仙芝锁了，才提了灯笼自去，仙芝已然把心横了，也不思想，唯有预备受罪，天到二鼓，忽听得门响，仙芝一看，只见是孟婆子提着灯笼进来，心想，一定提我过堂了，却见他背后人影一晃，便进来一个长大的汉子，便不由一怔，心说这个是干什么的，却见孟婆子来到他面前，用灯笼照了照，笑道：“睡了吗。”仙芝遂挣扎着坐起来道：“没睡。”孟婆子道：“太爷升堂了，你饿不饿，可以吃饱着点儿，说话也有精神。”仙芝听了，忿然站起道：“不饿，走，过堂去，今天倒要看他怎样惩治我。”孟婆子点头笑道：

“好横，难得你一个弱女子，居然有这种勇气，我真佩服你，我再成全成全你吧。”说着一伸手，由腰中取出一粒丹药来道：“这有一粒药，名为英气增力丹，这是我们孟家祖传的妙药，跟方才我给你喝的定心丹，是一样的有神效，你把这药喝下去，使你精力倍增，无论什么大刑也能搪的过去，可是只管半个时辰，然而有半个时辰，堂也就过完了。”一面说遂把丹药递过来，仙芝纳闷，看了看他背后那汉子，却是一声不语的，紧紧站在他背后，心说，你这样做人情，难道不怕他听见吗，想着，因伸手把药接过来，看了看却是红色，如指头大小，遂问道：“这药怎么吃？”孟氏道：“应该用酒送下去，劲头还大一点儿，我忘了带酒来了，再拿去，恐怕来不及了，你就这么搁在嘴里一嚼，就咽下去了。”仙芝点点头，因为方才吃他那个定心丹很好，不疑有旁的作用，用手托定要往口中送，忽见孟氏身后站定那大汉，向他摆摆手，仙芝愕然便将手停住，呆呆的望着他。孟氏见他这般光景，心中疑惑，因回头一看，见一个大汉站在自己身后，不禁失惊要喊，那汉子一提右臂，嗖的现出一口明煌煌的刀来，低声喝道：“你只要一出声，我便要你的命。”孟氏忙闭了口，定了定神儿，随道：“你是哪路的英雄，来此何干。”那汉一听他问的很在行，不是普通妇人的口吻，遂上下打量他，口中说道：“我乃江湖豪侠，特来搭救陆小姐。”孟婆眼珠子一转道：“哦，原来是合字儿，当初我也是线上的，因为作案伤了把儿，被鹰爪缚住，在这里已二十多年了，江湖人最重义气，你救陆小姐，纯是激于义愤，我又怎敢拦阻，你就请把他救了走吧。”那汉子一听，他原先也是绿林道，因作案杀害了人命，被官人擒住，在这儿坐了二十年的大狱，不由一皱眉，遂道：“你既是江湖豪杰，为何听从那狗官的奸计，惨害陆小姐。”孟氏道：“这是没法子的事；既在他的属下，敢不听他的话吗。”那大汉摇头道：“话虽如此，总由你利令智昏。也罢，念在江湖的份上，且饶你吧，只是你须受点儿屈。”孟婆子连答道：“我明白，不然

我的公事也交代不下去，你就动手吧。”说着把手往后一背，那大汉点头，遂把刀插于背后，顺手将孟婆子，按倒铺上，拧胳膊委腿，解他身上的带子，四马倒攒蹄绑了，扯下他一块衣襟来，把口给他塞了，遂由他身上搜出钥匙，把仙芝刑具，尽行落下。叫道：“小姐请随我走吧。”仙芝一皱眉道：“唉，可怜我浑身一些力量也没有了，哪里走的动啊。”大汉一听，遂蹲下身道：“请伏在我的背上，我背你走吧。”姑娘又倒吸了一口凉气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怎好教你受累呢。大汉听了一皱眉，继而笑道：“这到了什么时候，还讲的什么男女授受不亲，你未免太顽固不化了，况且我这么大年岁，不怕你过意了，我的闺女也比你大了，不要耽误时候，快来吧”姑娘到了此时，也就顾不了一切了，只得往他身上爬，大汉便把他背起来，解腰中丝绒带，把他臀部一系，在自己胸前一系随走出是监门。看了看四外无人，忙把门照旧带上，用锁锁了，随一伏身躯，奔后面跑来，到一堵矮墙，估量自己背着一个人，可以纵的上去，便飞跃上，飘腿下来，绕走更道，来到了后面大墙，由囊中取出飞抓百练索，往上一抖手，哗啦一声，抓住墙头上的铁壁，往下坠了坠，可以禁住人，便顺着绒绳掇上来，到墙头上，一手抓住铁壁，把飞抓摘下绒绳抖了抖，掖在腰间，随回头叫道：“陆小姐，你搂住我的脖颈。”陆仙芝依言，便用手紧紧的搂住，大汉说了一声，你闭眼吧。说着，把丹田气一提，右手一按左手面，飘身跃起，一撒手，嗖的跃出墙头，轻轻落在地下。一伏身躯，施展陆地飞腾法，绕走小巷，来至城门下，越城而出，走在旷野，来到一片树林，把仙芝放下。仙芝遂即跪倒，口称恩公在上，难女陆仙芝叩谢救命之恩，敢问恩公，贵姓大名，仙乡何处。大汉一摆手笑道：“你不用问我，起来起来，我来问你，你有什么亲眷没有呢，告诉我，我好把你送了去。”仙芝眼含泪珠道：“可怜我哪有亲戚，只有一位舅舅，却还在武昌，还不知详细住址准是哪里。”大汉一皱眉道：“这便怎么好呢。”仙芝早打了一个主意，因见他

为难，只得说道：“我有一句高攀的话，可不知恩公乐意不乐意。”大汉一听，遂道：“什么话你说。”仙芝道：“你如不嫌，我情愿拜你老人家为义父，但不知你老人家意下如何。”大汉喜道：“这个，我可不敢当。”姑娘见他面现喜色，知他乐意了。遂道：“你老人家又何必客气，就请义父大人转上，受孩儿大礼参拜吧。”说着，便磕下头去，喜的大汉不禁手舞足蹈，忙道：“孩子不要行礼了，起来吧。”姑娘且不起来，因问道：“敢问义父，贵姓大名。”大汉笑道：“我姓金名某，向在海外经商，由此路过，见你在衙门口受罪，正不知你是什么案子，恰好那位先生来了，你告诉他被那狗官凌辱的经过，我听了真正气煞，故而夜里来，把你救出，你究竟因为什么打的官司呢。”仙芝见问，未曾开言，先落下泪来，就把爱弟误伤人命，自己保存宗嗣，令他逃走，以及自己被辱的经过，说了一遍。金某听了这话，只气得目眦俱裂，鬓发皆张，大喝道：“好狗官，竟敢滥用非刑，草菅人命，似这等禽兽，焉能留他，你且在此稍候，我去办一件事就来。”说罢转身便走，走不多远，忽觉脚底下，软茸茸的尚着一物，低头一看，好像是一件衣服，遂伏身拾起来一看，却是一件蓝衫，因回头见仙芝在那里站住，便走回来把蓝衫往地上一铺道：“你坐这儿歇歇吧。”仙芝道：“你到哪里去？有什么事，明天再办不可以吗。”金某摇头道：“不行，这件事非这时去不可，我一会儿就来，你只管放心等着。”说罢，一伏身形，如飞而去，眨眼便不见了踪迹。仙芝知他是江湖的侠义，心中自是又惊又喜，因觉得两腿站的很疼，便弯腰坐在地下。猛一看蓝衫，不禁大吃一惊，因为很像自己爱弟之物，忙欠身撒出来，拿在手中细看，可不是爱弟的蓝衫吗，这一惊几乎喊了出来，因想这衫儿，系穿在他的身上，今竟脱弃于此，那么爱弟一定是遭了不测了，想着真是心肝俱裂，那泪珠儿似雨一般的落下来，却因为夜静，不敢哭出声来，有心追随爱弟于地下，又一想，究竟他的存亡莫卜，焉知他不是得了好儿，脱却蓝衫换锦

服，也是有的，想到这里，顿觉心境一宽。正在哭一阵，想一阵，如醉如痴的发怔，忽见眼前人影一晃，忙留神看时，见是义父回来了，手中却提了个包裹，高高兴兴的来到面前，忽见他哭了，不由得问道：“姑娘，你为什么哭？”仙芝听这一问，心中更是难过，忙挣扎着站起，举着蓝衫道：“义父，这衫儿你是由哪里得着的。”金某怔了怔，看了看衫儿，随回手一指道：“就在那儿拾的，怎么了，莫非是你掉的吗？”仙芝哭道：“不，却是我兄弟的衣服，今竟遗弃在这里，一定是没了命了。”金某听了，也觉惊奇，遂问道：“是在他身上穿的衣服吗。”仙芝点头哭道：“是。”金某道：“你拿来我看一看。”说着，把蓝衫接过来，仔细一看，并无血痕，遂道：“姑娘你放心，你兄弟决无舛错，这上面并无血痕，分明是脱在这里。不过他的衣服抛在这里，既无人拾去，可见是将脱不多久，必定就在附近藏着了，我们且找个安身所在住在这里，慢慢寻着他，令你骨肉团聚，跟我一同回家，岂不甚好。”姑娘听了喜道：“能得如此，自是我陆家的福。陆姓得存一脉，都是义父之德，我陆氏祖先，也要感恩地下了。”金某一摆手道：“不要客气。”随又笑了笑道：“我有一件东西，可不知你敢看不敢。”仙芝一怔道：“什么东西。”金某笑道：“论说看看也不要紧，你应该解解气才是。”说着，遂把包袱放在地上，用手打开，仙芝因不知是什么，注目看着，却见金某把包袱一抖，咕噜滚出一个球儿，细一看，却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，只惊得不禁失声，啊，这这是什么，金某笑道：“不要怕，这就是狗官的人头，拿来给你出气的。看我把他号令在这里。”说着伸手把人头一提，飞身上树，把人头挂在树枝上，随跳下来笑道：“好了，我们走吧，现在你可以走了吗？”仙芝点头道：“慢慢的可以行了，只是你须搀扶我。”金某点头，便把他扶起来，仙芝一手抱着衣服，一手扶着金某的胳膊，慢慢的往前走，走到天亮，来至一座村庄，因找了个店住下，吃喝已毕，安置仙芝睡下，他却出离店房，到城里探看动静。谁知这时城里已

闹塌了天了，夜间贼人盗狱，知县被杀，嫌疑却涉及王先生，因到智家村去捕捉，也不知这位王先生，怎么得的消息，早已逃之夭夭，捕役扑了个空，因大事搜查起来。金某虽然不怕，怎奈有仙芝这个累赘，便决定赶紧离开此地，遂即回店，与仙芝商议此事，仙芝虽然挂念自己的兄弟，怎奈外面风声甚紧，又怎忍得因爱弟而累及人家，只得点头，背地里正不知要掉多少泪哩。金某却命店家给仙芝买了一身衣服，穿戴起来，却于夜间起身，天亮雇了辆轿车儿，命姑娘乘坐，自己跟着，一直来到江口，打发车子去了，随雇了一只江船，顺流而下。仙芝也不知是奔哪里，直走了有二十多天，才弃舟登岸，雇了辆车儿，仙芝以为是到了，谁知这车儿，又拉到一个码头，雇了一只大船，走了一天，却见这水的颜色，大不对了，而且风浪特别的大，问起来这就是海了。姑娘很惊疑，心说这样片江过海的，究竟往哪里去呢，想着便忍不住的问道：“义父，咱家究竟在哪里住，怎么还过海呀？”金某笑道：“现在你不要问，到在那里，自然明白。”仙芝因见他不肯说，不便再问，只得闷在心里，船行了两昼夜，方才到达彼岸，金某扶着姑娘走上岸来，忽见许多人，迎向金某行礼，意思非常恭敬，金某微一点头，便问可曾预备车辆，来人点头答道，预备了，金某点点头，便有人抬过两乘小轿，仙芝和金某坐了，众人抬起，往前走。仙芝留神看，只见道路很是坎坷难行，走了十多里地，才渐渐平坦了。就见面前，停着许多车辆，有许多人遥望着，见他们来了，趋前行礼，金某连看也不看，遂下了轿子，改乘车辆，大家围拥着往前走，各个儿都唯恭唯谨，排列整齐，非常威风。仙芝心中暗喜，因想，怪不得我义父，敢公然杀官盗狱，敢情他也是做官儿的。想着已来到一个镇店，因投入店房打尖，吃喝完了，登车又行。走了几日，到一片水前，又弃岸登舟，船行了一天，来到一座山，万峰环抱，非常险峻，这船将靠近山坡，山上便奏起乐来，仙芝望山坡一看，只见一排排的兵士，奏乐迎接，金某带

着仙芝下船，众人围着进山。来到大厅前只见有许多仆妇丫鬟，向前来围拥着姑娘，来到后面，到房中坐定，丫鬟们行礼。微然休息了一会儿，大家便伺候他，沐浴更衣。用过了饭，只见丫鬟来报，滩主来了，遂见帘栊一启，金某笑嘻嘻的由外面进来，仙芝忙向前行礼。金某搀住挽他坐下，笑道：“姑娘，这一路上你很纳闷吧。”仙芝忙站起陪笑道：“是的，此是何地，义父究竟任何官职，还望明白赐示才好。”金某闻听，不禁哈哈大笑道：“姑娘，你还闷在葫芦里，此处并非中原，乃是台湾。此山便叫做华峰滩，我也不姓金，却是姓刘名晏，就是本滩的大滩主，现在你明白了吧。”仙芝听了这话，原来自己出了国了，不免暗暗吃惊。你道刘晏，何故到中原去。原来他是奉了台主之命，到中原勘查地理，预备兴兵，恢复江山。事罢归来，途中巧遇仙芝这件事，当日他在衙前，见仙芝受苦，心中大为不忍，还以为他犯了滔天大罪，因而受此刑责，正自叹息，恰巧王先生来了，仙芝一告诉他受刑的原因，刘晏在旁边听了，不禁勃然大怒，因见差役要带王先生去见知县，不由己的一发威，咳嗽了一声，竟把公差吓回去，王先生乘空跑了。刘晏便不怠慢，因追上王先生自称是江湖大侠，路见不平，要搭救仙芝，问他究竟犯了什么罪。王先生惊喜之下，把案情经过，跟他说了，刘晏沉吟道：“我要救他，恐怕与老先生不利。”王先生慨然道：“您只救他吧，我是不成问题的。”刘晏摇头道：“那焉能累及你受苦，最好你逃走，躲开此地，便不致吃苦了。”王先生大喜道：“对对，就这样我正要外面云游去哩。”刘晏点头道：“很好，今天晚上就动手，你回家去收拾收拾就赶紧逃吧。”王先生忙答应，两人分手，王先生逃走不提。

单表刘晏，回到衙前，在附近找了个店房住下，夜间便跃进大狱，找到女监。恰巧那个管家婆子，正奉知县之命，拿来一粒春药，够奔女监去，遂暗随到了监中，捆了孟婆子，救出姑娘，原想把他送到亲眷家里，自己就算把这件事了结了，谁知姑娘无亲

可投，竟拜他为父，谁知这一拜，竟把知县的脑袋拜搬家了。原来刘晏本无心杀他，姑娘一拜他为父，那知县竟成了自己的仇人，如何肯放过他，因叫姑娘在树林等候，遂自己回奔县衙来。知县正在内宅，因管家婆子去了半天，不见回报，正等的起急，一个人儿在屋中倒背着手儿，摇着头的自言自语说道：“怎么还不来呢？”刘晏大怒，遂启帘笼进来，答言道：“来了。”知县一喜，慌忙抬头观看，一见了刘爷不禁大惊失声喊道：“呀。”这呀字还未能说出，但见白光一闪，他老先生便把自己的脑袋扔在地上了，光剩下尸腔，噗通倒在地上。刘爷便一手提了狗官的人头，回至树林，因为他很喜欢仙芝，便不顾一切，片江过海的把姑娘带回华峰滩来。当下姑娘一听自己来到外国，真似一瓢凉水浇在头上，通体冰凉，然而也是无法，只得重新叩拜。刘晏大喜，遂吩咐仆妇丫鬟，给小姐预备寝处，小心伺候，随奔前面去办理公事，不在话下。

这里仆妇忙收拾出一所跨院来。请仙芝到那边儿去住。仙芝过来休息了一会儿，赶到天黑，忽然来了一位穿戎装的女子，仆妇代他介绍，原来却是刘晏之女，名叫幻娘，方由后山打猎回来，听了丫鬟报说，咱们滩主认了一位义女来，因连衣裳也没换，便来厮见。见了仙芝这天仙般的美人儿，更是欢喜不尽。当时把臂谈了好半天的话儿，却是越谈越对心思，幻娘因要求到一院同住，仙芝先是不肯，却禁不得他连连要求，只得答应搬到这边儿来同住。初很相安，渐渐的便觉得幻娘轻佻可厌，后来竟闻得他跟人，还有暗昧之事，便不肯再和他同居了。这时他看好了一个地方，就是后院那几间茅屋，遂向那女子说明，又禀明刘晏，刘滩主因那里很僻静，不甚愿意，幻娘在从中倒给说了许多好话，力促其成，刘晏只得答应了，仙芝便移居后园，日夜念经供佛，消磨时光。有时想起兄弟，便要求义父派人去找，刘晏只得含糊答应，以后总不见消息，有时难免落泪，对月长吁，再恸极了，取出蓝衫痛哭

一场罢了。不觉忽忽已是三年的光景，那刘幻娘却越闹越厉害，先前他只和一人往来，后来竟有百数之多了，然而，他却觉本滩中总无可心之人，未免索然乏味，又恐日久，被父亲查知，便想了一条妙计，也学作仙芝的样儿，置备经卷木鱼，告明父亲，要到后山庙中去修行，刘晏虽觉不像话，怎奈此时胜英率王爷的大队已攻进台湾，风云日紧，不好的消息，纷至沓来，不久便要到华峰滩了，哪里耐烦他日日聒噪，只得含糊答应了。幻娘大喜，遂收拾自己应用之物，到后山庙中修行去了。过了几日，刘晏忽然想起，他本是一女子，独自一人，在后山修行，未免太使人不放心，正要命人去叫，谁知张其善兵败凤凰城，率众逃入华峰滩，因急于办理国事，又知张其善这位爱妃陆小香，行为很不好，若把姑娘叫回来，恐怕被他引诱坏了，倒不如让他在后山修行倒好，所以便把此事搁置了。

陆小香自到了华峰滩，见内宅丫鬟仆妇很多，独不见他们的主人，心中未免纳闷，便问伺候自己的丫鬟，为何不见你们的主母。丫鬟回答，夫人早就故去了。小香道：“既然夫人故，刘滩主已没了女眷，又何必雇用你们这些人。”丫鬟笑道：“夫人虽已故去，可是我们还有二位小姐呢。”小香道：“哦，还有小姐，现在哪里，怎么我来了这些天，他们总不来见我。”丫鬟笑道：“虽然有小姐，却跟没有一样，他们二位都修行去了。”小香听了，更是惊异，因道：“修行去了，在哪儿修行？”丫鬟笑道：“一位在后花园。那一位更远，在后山古庙里了。”小香摇摇头笑道：“这个事儿可真新鲜，但不知是真修行假修行呢。”丫鬟听了，望了他一眼笑道：“你问的真在行，他们二位一个是真修行，一个是假修行。”陆小香点点头笑道：“怎么叫真的，怎么叫假的呢？”丫鬟听了把大指一挑道：“人家陆小姐，那是真修行，人家也不跑到后山去，就在后花园，那几间茅屋里。”小香听到这里，忙摆摆手道：“你先等等儿，怎么陆小姐，莫非你说错了吗？”丫鬟道：“没说错，确

实姓陆，因为他是我们滩主的义女。”小香听了，方才恍然点头道：“原来如此，难得跟我同姓。你还得说他怎么就是真修行呢？”丫鬟道：“人家自从来到我们华峰滩，屈指算，已有三年了，从不到前边儿来一趟，吃喝一切，都不出那间房子，整天价兀自敲那个木鱼，念经拜佛，也不知念些什么，我们要去了，他非常和气，只是一提不好的话，立时就带着不乐意的样子，可是他也不恼，就自己去念经，那种端庄严肃的样儿，实在令人望而起敬。我们滩主最敬重他。”小香听了，微然撇了撇嘴，随笑道：“那个假修行的呢？”丫鬟笑道：“假修行的是我们姑娘，他是我们滩主嫡亲的女儿。”说着，但笑不言。小香笑道：“亲女儿怎么样呢，你怎么不说了。”丫鬟摇头笑道：“我不敢说。”小香笑道：“有什么不敢说，我一定保守秘密，决不给他宣扬。”丫鬟笑道：“你可真得保守秘密呀，这事关系非小。”小香点头道：“我明白，你就说吧。”丫鬟笑道：“他名为修行，其实他却是躲开我们滩主眼皮底下，到后山快活去了。”小香点头笑道：“呕，他怎么快活。”丫鬟看了他一眼笑道：“怎么快活我不明白。”小香道：“那个男人是谁，是本滩的人吗？”丫鬟头道：“是把守后山的两位岛主，一个叫海岛仙子李复，一个叫风流秀士张才。”小香一听，这两人的外号，便知是风流人物，因笑道：“哦，还是两哩，这两人一定很漂亮。”丫鬟笑道：“两呀，这不够一百个两呀，总计这三年的功夫，连来的带走的，到少也有一百几十个。”小香一听，连说道：“真不少哇，除去他们二人之外，常去的还有谁呢？”丫鬟道：“还有笑面虎金龙，银面狐贾豹，癞蛤蟆郑介眉，还有那些，我们姑娘都不大喜欢。也有我们姑娘喜欢，他胆子小，不敢来了的。我们姑娘就这样好，来者不拒，去者也不留。现在说，只有方才我说的那五个人，常来常往。”小香点点头。随道：“这五个人，要论人才，以谁为最好看呢？”丫鬟道：“张才，这位张岛主长的太好了，人也好，打扮出来也俏皮，头上脚下，无一处不好看。其次就得说李

复，他虽然长的不及张才好，可是那眼太好了，只要一看你，真能令人爱煞。”小香点点头笑道：“这个笑面虎金龙长的怎么样呢？”丫鬟道：“也不错，比起来虽然没有他们二人好，可是也有一些长处，就是爱笑，心里不论有多么不快活的事，只要一看他那面目，就能把气全消，可就是有一件不好的毛病，就是太嫉妒，恨不能我们姑娘只跟他一个人好，别人全不要，你想那焉能成，所以总打架，我们姑娘，因此不大喜欢他。”陆氏道：“贾豹的人样如何，大约着就不如金龙了吧。”丫鬟点头笑道：“对了，你真会猜，可是也不难看，他的好处，就是嘴能说，说出话来又甜甘又温柔，所以我们姑娘，也十分喜爱他。”陆氏道：“那么这姓郑的呢？”丫鬟见问，遂把嘴一撇道：“喝，这个小子长的可太丑，你就听他这个外号，就知长的怎样了，简直太不像人样了。”陆氏一皱眉道：“怎么这样的人，你们小姐也要呢？”丫鬟点点头笑道：“你看不是长的那样吗，人家孩子内秀，一肚高明主意，惯会给小姐介绍情人，所有这些个人，都是经他手找的，因此我们小姐，不得不跟他接近。”陆氏一听这话，遂说道：“他所作这些事，背着你们吗？”丫鬟笑道：“一切都不背着，要是背着我怎知道这么详细呢。”陆氏笑道：“这才对啦，人生一世青春能有几时，我生来就喜结交美男子，一来就是男女授受不亲，简直把女子看成囚犯了，等我那天有功夫，你领我去见见这位陆小姐，包管我几句话就把心眼打动了，而来央求咱，替他找汉子。现在咱们先办咱的事，今天你把那几个人之中找一个来。”丫鬟笑道找谁呀，陆氏小香笑道：“就是方才你说的那五人，除去那个最丑之外，其余哪个都成。”丫鬟笑道：“那可不成，非得老郑不成。”陆氏一皱眉道：“怎么办呢？”丫鬟道：“你想啊，张才李复是把守后滩的岛主，后滩离这儿有好几里地，我又没去过，在哪儿我都不知道，你可教我上哪里找他们去呢。金龙贾豹他们二位是聚英堂应役的头目，你想我敢到聚英堂去吗，就是郑介眉，他是守卫后寨的头目，一出后寨门，就

是他的办公处，他整天总不离那里，找他是极容易，无论找谁，非得先找他，先给他便宜，他才给找去，这样又便利，又稳牢，决不致露消息的。”陆氏无法，只得说道：“那么你就把他找来吧。”丫鬟答应一声，便跑出去，功夫不大就见帘栊一启，丫鬟走进来。一面走一面笑道：“郑头目来了。”陆氏点头道：“你叫他进来吧。”丫鬟答应，遂转身又出去，又见一帘栊一启，由外边进来一个人，陆氏一看，心里这个堵哇，难得这个人，长的跟清营的金头虎贾明是一样的身段，可是个小脑袋瓜儿，尖头顶，小鼻子，小眼儿，大嘴唇，走道儿戛悠戛悠的，真还没有贾明长的顺眼哩，别看贾明长的丑，他是身子也胖脑袋也大，长的倒是相称，这位爷也就是三尺高，二尺多宽的人饼子，却不点儿的小脑袋瓜，诸君您想，这个人好看的了么，也难怪陆小香嫌丑，实在连点人样都没有。然而却很恭敬，不慌不忙，大摇大摆的来到陆氏面前，一躬到地，口称陆关主在上，末将郑寿，给关主行礼。陆氏因用他，只得耐着性子道：“郑岛主免礼，请坐吧。”郑寿把头一摇道：“岂敢岂敢，有关主在上，焉有小将的坐位。”陆氏答道：“没有关系，咱这不是办公事，不过是坐下说话。”郑介眉道：“是，谢过关主。”说着，又谢了一回，遂坐在一个椅子上，含笑道：“关主呼唤末将，但不知有何吩咐。”陆氏道：“也没什么要紧事，不过是托你给找几个人。”郑寿道：“行，人有的是，我回去就叫他们来，但不知你有什么差遣呢。”陆氏摇头道：“不是找别人，我托你到后滩，把张才李复二位岛主约来。”郑寿一听，忙摇头道：“他们两个人可来不了，现在侠义营的兵马，前后围住，王驾千岁有令，无论是谁，凡职在守位，时刻不能离。”陆氏一皱眉，遂道：“他们俩人既是不能来，金龙贾豹也行，你把他们俩人叫来吧。”郑寿一听，把头连连摇了几摇道：“不行不行，他们俩人更不行，你请想，他们俩人是聚英堂的值役，知道王驾千岁跟大滩主哪时候叫哇，更时刻不能离了，你有什么事，我不可以给你办吗。”陆氏听了，一时不知说